

收花生中最热闹的当数筛花生了,每部筛子有三到四人,一人用铁铲,一人筛,一到两人拣,铲花生的负责用铁铲将藏有花生的沙土铲起抛向筛里,筛花生的人手扶架子,双脚上下踩动踏板带动筛子一前一后晃荡,这样就可以去掉沙子,留下果实。筛花生时每部筛子会发出“呱嗒、呱嗒、呱嗒……”“沙沙、沙沙、沙沙……”声响,几十部、上百部花生筛一起筛动起来,就像一个庞大的打击乐队,演奏着节奏明快的打击乐。

## 闲话收花生

下班途中,几辆电动三轮车满载着连藤带果的花生在我前面行驶,悬挂在车辆两旁的花生果随着车辆的晃动前后左右摇摆碰撞,发出“沙、沙、沙……”的响声,路边沙地里的人们有的拔花生,有的摘花生,眼下又到花生收获时。

家乡的东边有一条连绵十里的黄沙岗,岗上的表层土均为经过改良肥而疏松的沙土,从地表向下大约一尺多深就是清一色的黄沙层了。表层土最适于花生种植,且产量高、质地优,尤其是一种叫“小香玉”的花生,听老人们说,历史上一直是皇宫里的贡品。后来小花生曾用来招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以个头小而壳薄、果仁匀称、清脆味香、营养丰富得到好评。因而,花生成了家乡有名的土特产。

收花生或是刨,或是挖,或是拔,或是筛……对于花生产地的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农活了,但由于花生品种与生长土质的不同,收获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家乡的花生成熟后大多落在沙土里,收获时,必须将花生地里的沙土筛一遍,才能将其颗粒归仓。筛花生这种独特的劳作方式与孩提时见到收获花生的热闹场景,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中秋节前后是花生收获的时节,那时人们先要做个晾晒和堆放花生的场地,叫做“花生场”。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择在花生地的中间位置整出一块长方形的空地,用石碾压平压实,并在空地四周用花生藤围堆成一个垒,算是场内与场外隔离的界址。在场地的一角还搭建一个供看管花生人住的棚子,一般情况下,非本生产队的人是不允许进入花生场的。

花生场做好了,意味着大面积收获花生的农活开始了。到收花生时,上工的哨声一响,男女老少全体出动,抬着筛子、挑着箩筐、扛着铁铲、拿着耙,浩浩荡荡开进花生地,可算是阵容庞大,场面热闹非凡。

收花生大致都要经过割藤、清杂、铲、筛、拣、晒这几道工序,参加收花生的人都有较为明确的分工,男人铲,女人筛,老幼摘。筛花生前先割去花生藤,再用耙子将落叶清掉后,裸露出的就是藏着花生果的沙土层了。收花生时最热闹的当数筛花生了,每部筛子有三到四人,一人用铁铲,一人筛,一到两人拣,铲花生的负责用铁铲将藏有花生的沙土铲起抛向筛里,筛花生的人手扶架子,双脚上下踩动踏板带动筛子一前一后晃荡,这样可以去掉沙子,留下果实。筛花生时每部筛子会发出“呱嗒、呱嗒、呱嗒……”“沙沙、沙沙、沙沙……”声响,几十部、上百部花生筛一起筛动起来,就像一个庞大的打击乐队,演奏着节奏明快的打击乐。七里八乡的人只要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沙岗上开始收花生了,同时也做好拾花生的准备。由于花生果在沙土中的深度不一,难免有的被铁铲铲破,拣花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拣花生的人用簸箕将筛子里的花生扒出来,拣去破损的和水果子(极少数尚未成熟的花生)后,就送到场上晾晒几日,待人们抓起一把花生摇一摇,听到哗哗的响声时,说明花生已经基本晾晒干了,便入仓保存或者上交国家收购点。

每当花生即将成熟到收获期间,生产队都会安排专人看管地里的和场上的花生。收完一块地挪到另一块地,看花生的人才允许拾花生的人进去拾花生,人们称之为“放门”。只要一听到放门的消息,七里八乡的男女老少便蜂拥赶到已经被认为收获结束的沙地里,刨取遗漏在沙土深层里的花生。拾花生的人大多是早出晚归,中午吃点自带的干粮或者吃一些拾取的新鲜花生,当夕阳西下时,便手挎肩挑满载而归。勤快的人一个花生收获季能拾取几十斤甚至更多的花生,晒干以后到集市上卖了以贴补家用。姑娘们则用卖花生的钱买上一块心仪的布料,过年的新衣服就有了着落。

时过境迁。那时的情景,如今只能作为一种农耕文化的积淀和乡愁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 秋在云上

——写给北上的女儿

秋  
向着大地  
张开了翅膀

每一年的秋  
都熟悉而陌生  
白露将近  
站在清凉的风里  
宁愿相信这世界上  
已有浅秋的执着  
因为  
每一朵还在绚烂的花  
都在风中微微颤抖

夏的风,只知向北  
冬的风,只知向南  
秋是一种融  
秋的风,时而向北  
时而向南  
偶尔来个轻旋  
就算慢行,都是飘在了风里

我总觉得,有你的地方  
就是风的方向  
你在南,风就向南  
你在北,风就向北

今年  
北方有我想念的人  
幸福和爱  
渐在秋风中温暖  
我有一个愿望  
秋风,会送去丰盈的草籽  
等到来年春天  
给她一片翠绿的草原  
她会在草原上向我挥手  
一如我的思念

## 金秋的过客

在故乡的炊烟中,我披着月亮的衬衫,描绘出辽阔史诗中起伏的苏北。

一朵雏菊的内心最贴合我们的灵魂,雨燕的剪影贴在乡村的天空,放眼望去,窗外是一年年黄了头颅的庄稼。

我算是这大地上最渺小的过客,却被一座村庄深情地庇佑。

这熟稔的秋天!

我深入到故乡的腹地,让手里的镰刀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芒。

——久违了!金黄的稻田,热浪滚滚……

在那集体焦渴的意志中,曾期盼以联合收割机的力量,推动着浓烈的黄昏,前行。

而恋人捧上的,一盏芽色的清茶,包容了我偏执的爱。

金色的秋天,浓浓的乡恋,在我身体的山水里滑翔。如同一列火车,正载着童年梦境,率领我们,再次驶进神秘的秋天。

# 登瀛

刊头书法 臧科书

## 堂先生

近期,受疫情防控影响,工作节奏慢了下来,我不由得想起初中阶段的堂先生。

我们村里,民风淳朴,尊师重教,对有文化、受人尊敬的老师、医生,都称为先生。村里的老人、小孩,见到村里最高学府(曹庙初中)教英语的庆堂老师,都会老远恭恭敬敬地招呼“堂先生好”!

那是1989年的九月初,堂先生接任我们初三(2)班的班主任。

开学第一课,平顶头,华发早生,着浅灰色中山装,精气神十足的堂先生空着两只手,走进了教室,我一愣,老师来上课,书呢?哪曾想,先生走上讲台,直接开讲——英语书里的单词、语段早已烂熟于心,加之先生在黑板上潇洒飘逸的英文板书,顿时,教室里五十多个学生,被堂先生“震”住了。后来升入高中,得堂先生真传的,写出标准的意大利斜体,羡慕众人。

每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堂先生都会早早到学校操场锻炼。说是操场,其实就是平整好的一大块泥地,夏天发水,在操场上涉水捉泥鳅倒是我们的“一大乐事”。过了一会儿,师娘总是准点端着搪瓷缸,里面是热气腾腾的豆浆,放点白糖和猪油,堂先生喝完,满足地背着手到各个班级门口巡视早读。

堂先生是抽烟的,抽烟的堂先生很酷。

有一次,在教室里,讲得兴奋的堂先生点起一支“凤凰牌”香烟,我们几个男生跟在先生后面,猛嗅,哇,真香!后来有一次,上晚自修,我在去学校的路上捡到一包“玫瑰牌”香烟,带去班上,分给几个调皮的同学们。我们几个好奇地就着上晚自修的烛光,点起来抽几口,这下闯了大祸。第二天中午,我们几个“调皮猴子”,缩着头,耷拉着脑袋,被叫去办公室,等待着堂先生的训话或者“带家长”,堂先生“标志性的”——眼角抽搐了几下,呵呵两声,怒其不争又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们几眼,俄顷,抽出一支香烟,愣了愣,把香烟拦腰截断。从此,再没见过堂先生抽烟了。

据老一辈人谈起,堂先生少年时候生得格格正正,“美姿仪”,过目不忘,过目成诵。考上盐中,不出意外,名牌大学的料子,谁知道,他碰上那个年代,中断了学业,无奈回到家乡,做起代课教师(后来转正),直到退休。

2010年,我牵头组织了曹庙初中毕业二十年的同学聚会,邀请了七八位老师。聚会当天,教过我们的几位老师悉数欣然到场。多年不见,师生彼此寒暄,感慨时光流逝。有好事的同学起哄让我这个聚会牵头人说两句,这戳中我的软肋——当众演讲表达能力实在不太好。我没有准备稿子,涨红了脸,支支吾吾,说了个大概意思:感谢老师们曾经的培养,感谢同学们的到来,大家举杯,开席……这个时候,坐在老师们桌子上的堂先生起身,清了清嗓子,“咳咳,我来说两句吧。离开学校这么多年,看到你们一个个有出息了,我们做老师的很激动也很欣慰。老师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两个、三个……”一如当年气定神闲,一如当年中气十足,一如当年条理清晰。堂先生的发言,算是给我解了围。堂先生说了哪些内容,我记不周全了,只是依稀记得堂先生的告诫和寄语——生逢好时代,望你们更加珍惜、倍加努力……

上个月的一个下午,堂先生的媳妇发微信给我报喜,她的女儿小濛,也就是堂先生的孙女,中文系本科毕业被江苏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为研究生。我说:“哇,太好了,中文系研究生,将来毕业出来,学校抢着要呢,才女啊。”小濛妈妈谦虚地说:“隔代遗传,嘻嘻。”是啊,曾经距离理想中的大学校门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时代原因,理想永远地成为梦想。幸而,堂先生在三尺讲台挥洒青春和智慧,培养出了无数优秀学生,替先生圆了梦。

多年以后,我伫立东方红桥头,桥下,斗龙港——堂先生曾无数次亲吻过的母亲河,悄无声息地奔涌东流,带走了先生几多风流、几多情思。

此  
时  
情

响水  
顾东海

诗  
路  
花  
雨

北京  
马亭华

农  
家  
风  
情

阜  
宁  
尤  
学  
飞